



交际策略理论及应用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王澜澎¹

WANG LANPENG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wanglanpeng@hotmail.com

田春来²

TIAN CHUNLAI

广西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tianchunlai@gxu.edu.cn

Received: 18 April 2023 / Revised: 13 July 2023 / Accepted: 17 July 2023

摘要

交际策略作为第二语言学习领域的重要理论，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交际策略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交际策略理论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缺乏之处，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首先是对交际策略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中，它的定义还不够全面、准确，它的分类还不够清晰、完善；其次是交际策略的应用研究还较为短缺，应用情境还较为局限。且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学习者为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向上，与汉语教学的其他因素之间缺乏联系，缺乏从师生互动交际、汉语教学模式、新型课堂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考察。本文研究以交际策略的定义及分类为切入点，通过对交际策略理论的进一步梳理，分析其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交际策略在泰国汉语教学与学生汉语习得中的作用及价值。

关键词：交际策略定义；交际策略应用；泰国汉语教学

ABSTRAC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s a crucial theory in the domain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ve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The role and valu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heory i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have also been fully recognized. However, as our research deepens, we identify certain gaps in related studies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heory, with further potential for exploration. Firstly,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s continuously evolving, but the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remain in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precise, clear, and refined. Secondly, the application-based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s rather limited, with confined use scenarios. Moreover, the current main research results focus o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aking learners as the main body of research,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nnection with other factor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ode, and new type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takes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s the entry point, further sorts out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heory, analyses its 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bsequently explores the role and valu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in Thailand.

Keywords: Defini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eaching Chinese in Thailand

引言

随着泰国汉语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汉语学习人数的快速增长，汉语教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汉语教育在泰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笔者在泰国教授汉语的过程中发现，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方面存在交际能力不足，汉语技能发展缓慢等现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交际策略相关理论进行进一步探索，并在其理论指导下对现行的汉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藉此来提高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交际策略的定义、分类及应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索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之处，并此基础上对交际策略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包括交际策略理论现状研究以及交际策略理论应用情况研究，旨在通过借鉴和探讨交际策略研究的相关成果为泰国汉语教学的发展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交际策略理论研究现状

交际策略理论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Selinker 在 1972 年《Interlanguage》一文中首次提出，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研究，成果显著。交际策略理论在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在汉语教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逐步成为汉语教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和应用。如今，交际策略已经成为汉语教学中评测汉语学习者二语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

(一) 交际策略定义研究现状

1. 国外对交际策略定义的研究现状



Selinker 在七十年代初首次提出了交际策略这一术语，他指出“交际策略是学习者在用有限的目的语参与交际活动期间衍生出来的副产品”，但对交际策略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还不够明确。七十年代中后期，Tarone (1977) 和 Cohen & Duma (1976) 在论文中第一次提到了交际策略的定义和分类，并就学习者个性、语言水平等因素影响其交际策略运用的问题展开探析。Váradi 在 1980 年全面、系统的分析了学生的语言策略行为，通过现实案例研究了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交际策略。同一时期，研究者开始对交际策略理论的内涵及外延展开广泛讨论。

从交际策略理论的内涵方面来看，研究者认为交际策略应当具有系统性、技巧性、短暂性、选择性、问题性、多样性、意识性和意图性和双向性特征。Corder (1978) 从交际角度对交际策略概念做出了解读，即“说话者在意义表达不畅的情况下所运用的各类技巧”。Corder 的定义阐释了交际策略的三个要点：技巧性、系统性以及交际难题，他认为交际策略运用于交际受阻的场景，其呈现出了明显的系统性、技巧性特征。然而 Corder 对意义表达技巧过分关注，对交际策略的“意义理解”作用关注不足，戴炜栋、束定芳 (1994) 提到，其未将交际策略的双向性特征指出来。八十年代初，Tarone 将交际策略解读为，“会话者缺乏意义表达结构的情况下，进行意义达成协议的创建”，此概念侧重于交际的相互性和双向性，Faerch、Kasper 和 Ellis 等人指出 Tarone 的定义对非言语交际策略及策略运用情况关注不足，忽视了非言语交际的策略和非会话交际（独白模式）中对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1983 年，Faerch，Kasper 这样来解读交际策略的概念：“某人在有意识的交际过程中遭遇难题，难题化解过程中所采用的潜意识计划”。其认为，对交际策略运用必要性的判定，主要参照的是交际活动是否有意识。1990 年，Bialystok 在研究过程中批判了此观点，其觉得表达计划和策略计划区分难度大，交际策略使用过程中有无意识是很难判定的。Ellis (1985) 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交际策略作为语言使用者交际能力的核心构成单元，属于心理语言计划的一种，其意识是潜在的，其能够替代学生未能完成的某项表达计划”。Ellis 立足于心理语言学视角来解读了交际策略的概念，将此当作说话者交际能力的核心组分，就此指出，交际策略直接影响到了说话者的交际能力。Ellis 的定义将交际策略看作“语言学习者”的一种行为，排除了母语使用者，交际策略“双向性”的特征仍旧未引起其足够重视。就此来看，他所给出的概念并不成熟。Brown (1987) 则认为交际策略指“学习者在交际某一时刻因找不到准确的语言形式而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或非语言手段交流某个观点”。Bialystok (1990) 指出 Brown 对于交际策略的定义包含了五个要素：短暂性、选择性、问题性、意识性和意图性，较为全面且合理 (王立非, 2000: 125)。Bialystok (1990) 把交际策略定义为“交际者主要为了化解二语或外语交际难题，遵照相应目的，下意识选用的某种策略”。Bialystok 将交际策略的短暂性、选择性、问题性、有意识和有意图这五个要素明确指出来，而束定芳 (1994) 则认为 Bialystok 的定义中，交际策略只是“语言学习者”的一种行为，排除了母语使用者，同时也忽视了交际策略“双向性”的特点，因而，他的定义还不够成熟。2008 年，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发布了《欧洲共同的语言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对交际策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语言使用者综合运用自己的资源，发挥能力、组织活动，以满足当时交际情景的需要，并根据当时特定的交际目的，以最完美、最经济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交际



任务而采取的手段。该界定对交际策略的内涵再一次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交际策略的双向性特征。由此可见，交际策略的理论处在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当中，研究者对其定义不断进行分析和完善。通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研究者认为交际策略是在交际出现困难的时候，为解决交际困难并满足交际需求而有意识地使用的，具有系统性、技巧性、短暂性、选择性、问题性、多样性、意识性和意图性和双向性特征，而且与“二语或外语交际”密切相连，并指出了交际策略普遍存在于交际过程当中，并对交际活动起到必要的辅助。

从交际策略与交际能力的关系上来看，交际策略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能为交际效果的提升和交际能力的发展提供助力。Canale (1983) 提出交际能力模型理论，指出交际能力由语法、语言、语篇和策略这四项能力共同构成。策略能力被其解读为：为了交际效果的强化，交际能力的弥补而采用的策略，此策略由言语、非言语两部分内容共同构成。Canales 将“交际效果强化”的内容引入进来，就此拓展并延伸了既有理论。Bachman (1990) 认为交际性语言能力分为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两部分，策略能力所占地位是相当高的，它融合了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结构，并结合了交际环境特征，对语言能力要素进行了全面调动，在这些要素间创建良好的互动关系，为顺利有效的交际奠定坚实根基。2008 年，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共同的语言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参照 Bachman 的理论，对交际策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肯定了交际策略在交际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交际策略正式引入到外语能力考察指标体系中。

从交际策略的理论外延上来看，交际策略的使用范围涵盖了学习者的二语交际、母语者的语言交际以及母语者与二语学习者间的语言交际；使用场景包含在全部的交际过程当中，而非仅仅是在交际者面对交际障碍或语言表达障碍时。Corder (1978) 将交际策略的使用对象定义为“说话者 (Speaker)”没有将交际策略放在双向互动的交际过程中进行考察；Tarone (1980) 将交际策略的使用对象定义为“会话者 (Interlocutors)”忽视了非会话交际中对交际策略的使用，例如独白模式、语言表达操练活动；Faerch & Kasper (1983) 将交际策略使用人群描述为“个人/某人 (Individual)”，拓展了该理论的使用范围，但其界定仍不够明确；Ellis (1985) 将交际策略使用对象与语言学习相结合，用“语言学习者 (Language learner)”进行界定，认为交际策略是语言学习者交际能力的一部分，但忽视了母语使用者；Bachman (1990) 立足于语言本体视角展开分析，拓展了交际策略的概念范围，“超越了第二语言学习的层面，Bachman 将交际策略看作是所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交际能力的一个表现”(张黎, 2011: 9)，而不仅仅是为弥补语言知识不足而采取的弥补措施。

2. 中国国内对交际策略定义的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在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交际策略问题，戴曼纯等人将交际策略理论引入国内，并结合语言学、语用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对此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同时，交际策略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它的内涵及界定也在不断发展，因此，国内学者在引用此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存在内涵界定上的差异性和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总体来说，由于对“交际策略”这一词汇的认识存在差异，国内学者对于交际策略的定义存在



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主要包括两种：

第一种：认为广义上的交际策略指学习者表达自己意思的任何方法，狭义的交际策略是指学习者在遭遇表达障碍后所选用的弥补性措施。此分类并不妥当。首先，在狭义交际策略的定义上，“学习者”的限定不够全面，“表达遇到困难”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在运用主体上，Corder (1978) 的“说话者 (Speaker)”、Tarone (1980) 的“会话者 (Interlocutor)”、Faerch & Kasper (1983) 的“个体 (Individual)”、Bialystok (1990) 的“交际者”都将主体的范围扩大到了语言使用者。戴炜栋、束定芳 (1994) 也指出“交际策略在母语者和语言学习者身上同时适用”。“学习者的意思表达方法”这种广义概念比较笼统。

第二种：广义的交际策略即交际期间，以最佳交际效果的达成而运用的技巧，交际策略的狭义概念为，二语或外语学习者交际期间，以语言或词汇缺陷的弥补，交际目的的达成为目的，而选用的交际方式。就广义的交际策略概念来看，交际策略的使用与交际环境特征间的互动关系并未得到重视，交际策略的选用也并不一定是为了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而是取决于交际者的交际目的。例如，在模糊语言研究中，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刻意运用模糊性，实现特定的交际效果 (蒋金霞, 2008: 41-47)。九十年代初，Bachman 提出，语言能力包括“如何使用语言达到特定交际目的的知识”，这种交际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达成最佳的交际效果。在市井生活中和文学创作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其在狭义的交际策略的主体的界定上范围过窄，忽视了母语者交际策略的使用，而且“弥补语法或词汇知识的不足”忽略了文化差异、语用能力等障碍。且“特定的交际手段”也并没有反映出交际策略的技巧性和系统性的特征。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在给交际策略下定义的时候借鉴了 Bachman 的观点，但却将其观点片面化了，将其描述为“言语交际过程中，为有效实现交际意图而采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一观点忽视了非语言交际策略的内容。

在对于交际策略使用主体的界定上，张靖会 (2018) 认为，现有的交际策略概念以目的语的输出性表达为目的，目的语的输入性理解得不到重视，因而交际策略应包括“学习者为了解决口语交际活动中的表达障碍而采取的策略（输出型交际策略）及学习者为了对口语交际期间的理解障碍进行破除而选用的策略”。此概念与言语规律更为契合，更能体现交际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在输入型策略的界定和分类上，张靖会 (2018) 认为包括重复疑点、重新阐释、语义澄清三种。这三种输入型策略均属于言语表达行为，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言语的理解范畴，因为在运用这三种交际策略时交际双方的输出和输入关系已经发生了转换。本人认为输入型策略有内向型和外向型之分。内向型策略由语境的创设、语义的压缩、类比引申和话语结构重塑这几方面内容共同构成。外向型策略包括引导策略、鼓励策略、反馈策略、补充策略。而外向型策略与输出型策略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发生在语言表达一方言语输出过程中，并没有打断或干扰对方的言语表达，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对方的言语表达更为顺畅和准确。

因此，要研究交际策略的相关理论建设及应用情况必须首先对与交际策略的理论内涵进行界定，本人将以 Bachman 的定义为基础，结合张靖会的观点，并作进一步的引申和补充。



交际策略具体到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我们可以理解为：交际双方在运用母语或第二语言交际时为解决交际障碍或达成特定的交际目的而采用的系统性的策略，这种策略具有潜在意识性。

(二) 交际策略分类研究现状

基于对交际策略定义的不同，学者对交际策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

束定芳、戴炜栋（1994）在对交际策略类的研究中将交际策略的分类总结为三种：

(1) Tarone (1981) 的分类：1) 转述(近似表达、造词、迂回)；2) 借用 (从母语直译、语言转换)；3) 求助；4) 手势语；5) 回避 (放弃某一话题、放弃表达某一信息)。

(2) Bialystok (1990) 的分类：1) 以母语为基础的策略：语码转换、本族语的项目外语化、母语直译；2) 以外语为基础的策略：语义替代、描述、创造新词。

(3) Faerch & Kasper (1983) 的分类：1) 缩减策略 (形式缩减、功能缩减)；回避策略。2) 补偿策略 (非合作性策略：语码转换、外语化、直译等以母语为基础的策略以及替代、转述、造词、重组等以外语为基础的策略；合作策略：直接求助、间接求助) 3) 检索策略：等待、利用语立场、使用其它语种等。

束定芳、戴炜栋（1994）认为 Tarone (1981) 的分类依据不明确，且并不能反映出各种策略对于交际过程的影响或作用，而 Bialystok (1990) 的分类一目了然，容易运用，但忽略了回避之类策略的归属，相较而言，Faerch & Kasper (1983) 的分类比较完整，但依然存在重叠和含义不清的地方。

王立非 (2000) 将的交际策略的分类方法总结为八种：

(1) Corder (1977) 的分类：1) 按交际意图：信息调整 (话题回避、话题放弃、语义回避、内容缩减)；2) 按交际形式分类：手段拓展 (转换、借用、创造、转述、副语言策略)。

(2) Tarone (1980) 从话语功能角度的分类：1) 转述：近义、迂回、造词；2) 借用：母语直译、语言转换；3) 回避：回避话题、放弃内容；4) 求助：提问、查询；5) 手势语；6) 模仿。

(3) Bialystok (1990) 的分类：1) 以母语为基础的策略：语码转换、外语化、母语直译；2) 以二语为基础的策略：语义贴近、描述、造词。

(4) Faerch & Kasper (1983) 的分类：1) 缩减策略：回避策略 (形式缩减：音位缩减、词法缩减、句法缩减、词汇缩减；功能缩减：行为缩减、情态缩减、命题内容缩减)；2) 求成策略：补偿策略 (非合作策略：语码转换、直译、外语化、迁移、替代、转述、造词、重组等)；检索策略 (等待语汇出现、求助形式类似词、语义场检索、其它语种检索、学习语境检索、感官途径)。

(5) Paribakht (1985) 的分类：1) 语言手段：语义替代 (上义：过度概括、近义词、比较)；2) 迂回 (有形描述、成分特征、位置特征、历史特征、其他特征、功能描述)；3) 元语言线索。

(6) Váradi (1980) 的分类：1) 意义策略：缩减预期意义、改变理想意义；2) 形式策略：缩减、替代 (转述、迂回)。

(7) Bulm (1978) 的分类：1) 过程启动策略：过度概括 (上义词、近似词、同义词、造词、反义词)、迁移；2) 情景相关策略：迂回与转述、语言转换、求助权威、改变话题、语义回避。



(8) Pouuisse (1987) 的分类: 1) 概念策略: 分析性 (迂回、描述、转述)、整体性 (采用上广义词、并列词、下义词); 2) 语码策略: 迁移 (借用、外语化、直译)、词形创造。

王立非 (2000) 认为 Pouisse (1987) 的分类着眼于认知和语言两个视角, 与其他分类相比更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学者对交际策略的分类提出了新的观点。

1990 年, Bachman 在批评和借鉴 Canale 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交际语言能力模型 (CLA 模型), 他对策略能力进行了新的分类, 即: 评价策略 (Assessment strategies)、确定目标策略 (Goal-setting strategies)、制订计划策略 (Planning strategies) 和执行计划策略 (Execution strategies) (孔燕平、刘海量, 2001: 33)。Bachman 在对于策略能力的分类中认为, 在任何话语场景下, 这些元认知策略和语言知识的各个方面都是紧密结合并互相作用的, 而且它们没有次序之分。换言之, 构成语言能力的各个成分, 尽管不尽相同, 但在使用语言的任何场合下, 总是相互作用并且不可分割的 (潘明威, 2011: 18)。这也导致了他的分类方法在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证方面难以操作。

综合上述观点, 虽然各学者对交际策略的分类存在不同的观点, 但是也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在交际策略的分类细化上有颇多共通之处, 这也为交际策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二、交际策略应用研究现状

交际策略理论方面的研究日渐丰富和深化, 在语言学习领域, 交际策略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 与交际策略应用问题有关的研究随之增多。

Faerch & Kasper (1983) 认为教授交际策略能引导学习者对交际资源进行灵活合理的运用, 并对语言资源缺陷做出弥补。1990 年, J. O'Malley , A. Chamot 二人阐述了交际策略可教性的理由, 他们认为许多策略内容应当在教学大纲中引入并进行运用, 面向学生传授此策略, 让其能够在课堂上更加轻松的应用语言, 在后续研究中, 应该精简并优化策略训练方法, 对不同策略效果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 将具体步骤确定下来, 借助于策略来改善学习结果。

中国学者在研究交际策略问题的时候, 往往以交际策略的应用问题为核心, 1992 年, 戴曼纯立足于第二语言习得视角来研究了交际策略; 1994 年, 戴炜栋、束定芳立足于外语交际、习得和教学视角对交际策略的理论及意义的探讨; 张建理 (1996) 从口语教学交际能力培养的角度对交际策略的探讨; 王立非 (2000) 从理论评述的角度对交际策略的探讨; 高海虹 (2000) 从交际策略能力的观念与运用的角度进行的探讨; 王艳 (2002) 深入研究了二语学习者性格差异及语言水平影响交际策略选择的问题; 2002 年, 王立非立足于英语口语教学实验报告视角对交际策略的探讨; 谭雪梅、张承平 (2002) 通过分析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交际能力, 深入研究了交际策略问题; 2004 年, 孔京京立足于现实的交际策略教学工作展开探讨等等。

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 交际策略作为交际及语言教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和应用, 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呈至年递增趋势。这些应用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一) 从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考察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交际策略能力已经普遍认为是二语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中必不可少组成部分。Bialystock (1983), Ellis (1984) 等人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就二语学习者而言, 其语言水平和交际策略运用能力存在正向关联。高水平的学习者更多采用成就策略以达到交际目的, 因而具有较高的交际能力, 而低水平的学习者往往使用减缩策略以回避交际中遇到的问题, 他们常常不能达到交际目的(刘思清, 1990)。

此后, 众多的学者也对交际策略和学生的交际能力相关性进行了考察, 主要的成果有: 王利平, 李洪春(2007)《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力调研》, 夏钰(2012)《美国留学生中级汉语口语交际策略分析》, 孟广军 (2017)《商务英语交往中的交际策略》, 张靖会 (2018)《基于口语互动的高级汉语学习者交际策略研究》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对交际策略和交际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同时也提出学习者所具备的交际策略能力和在二语交际过程中所采用的交际策略的类型与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能力具有相关性, 验证了交际策略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 从学习者交际策略能力培养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 交际策略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对学习者交际策略能力培养的研究也成了一个研究热点。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陈林, 罗显芝 (1997)《论交际策略的可教授性》, 孔京京 (2004)《开展交际策略教学的一项研究》, 曾路, 李超 (2005)《通过对话仿真情景培养英语交际能力——交际策略实训报告》, 刘红刚等(2008)《交际策略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王金安 (2008)《英语交际策略教学实践研究》, 杨元元 (2012)《论交际策略输入对大学英语口语能力提升的作用》, 王嘉 (2017)《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策略》等。

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知, 学习者的交际策略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教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运用交际策略, 让学生感知到交际策略的用法和作用并辅以讲解、引导和专项练习是提高学习者交际策略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 研究中也提到, 现有的教育模式对交际策略能力的培养还缺乏重视, 在大纲设计、教材、教学法、交际任务布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 我们也发现,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研究者普遍认识到了交际策略的教授和运用的重要性, 但在交际策略运用研究主体上仍然是以二语学习者为主, 没有将授课教师的交际策略运用情况和效果列为考察对象, 也并没有把课堂交际活动作为一种真实的语言交际行为去考察分析。

(三) 从影响交际策略使用因素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在交际策略分类理论的基础上, 研究者对二语学习者口语及书面语交际过程中的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有: 刘鹏, 朱月珍 (2001)《交际策略的使用与性格关联》, 王艳 (2005)《学习者第二语言学习水平及性格差异与其交际策略选择的相关性——交际策略运用情况的实证分析》, 陈盈盈 (2016)《留学生中级书面语交际策略分析》, 李方艳 (2016)《交际策略影响因素分析——汉语学习者调研》等。



上述研究调查了各类学习者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对影响交际策略使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包括：学习者的第二语言程度、学习策略、学习动机、性格、性别、语言环境、文化背景、是否接受过交际策略培训等。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在交际策略的使用上是有规律的，同时也存在个体差异和偏好，也有一些学者（朱梅芳（2016）等）制作了交际策略能力等级量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但在实际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交际策略的运用虽然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和偏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因为在具体的汉语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的语言水平、学习动机、性格、性别、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策略水平这些因素是固定的，且交际内容也是相对固定的，是可以被明确分析和判断的，在此基础上去分析师生双方的交际策略运用情况和效果更有实践指导价值，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交际策略的运用的效果及策略提升的方法和路径。此外。交际策略的运用不能仅从共时性角度去分析，也应该放在历时性的动态过程中去考察。考察和分析师生双方整个学期交际策略运用的动态变化及效果走向也应是交际策略研究的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尚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

（四）从交际策略与语言习得有效性角度进行的研究

任重远（2006）在《论交际策略对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中提到：Faerch & Kasper 觉得，在所有的交际策略中，仅成就策略对外语学习有所辅助，其它策略对外语学习都形成了障碍；Ellis 觉得，对交际策略的运用，对知识习得产生了阻碍。任重远觉得，在无法顺利达成交际目的情况下才不得已选用了交际策略，一味追求交际策略能力的培训会造成语言水平的停滞和下滑。

杨元元（2012）在《论交际策略输入对提高大学英语口语能力的作用》的研究中提出，学生对交际策略的掌握，有助于其英语口语能力的提升，进行交际策略相应的实践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马婧（2016）在《基于教学有效性的二语习得交际策略研究》一文中对学生语言表达的流利性和准确性的主次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学生应该把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放在首位，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分析了各交际策略类型对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认为使用符合交际要求的交际策略才能对二语习得有促进作用。

蒋华娟（2018）在《交际策略教学对学生英语演讲流利度的影响》一文中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得出了“学生在英语演讲中会频繁的应用交际策略，演讲者也会做出更为流利的表达”这一结论，同时认为“应该在课堂中深入的运用交际策略”。

通过分析以上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得知，研究者对于交际策略的使用与语言习得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能提高学习者交际能力这一点上是观点一致的。在汉语教学过程中，任重远（2006）指出交际策略会对语言习得产生负面影响，但他单纯将语言水平的停滞不前和“过度成功地使用交际策略”及“具体的交际策略类型”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在具体的语言习得环境中进行分析，本人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在合适的交际活动中运用有效的交际策略去达成交际不仅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也是树立学习者语言学习信心，提升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有效途径，也是学习者掌握语言知识的有效



手段。交际的过程也是语言知识查漏补缺的过程，交际任务的达成也是语言学习的过程，会对语言知识起到反哺效果。

而在教师的交际策略使用和学生的语言习得相关性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也并没有学者在论文中对教师使用交际策略教学提出反对的观点，很多研究者对此是鼓励的态度，认为教师的使用交际策略的行为能够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交际策略能力。

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知，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正确、恰当地使用交际策略，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生的交际策略使用情况，避免学生误用、滥用及过分依赖的情况发生。

（五）从交际策略应用于口语课堂教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刘思清（1990）在其《交际策略探讨》一文中提出了交际策略应当应用于外语教学，并从教材设计和教学方法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教材内容上应该和学生可能面临的交际情景紧密结合起来，在教材内对一些存在语言障碍的交际任务进行设置，帮助学生对交际策略进行灵活，合理的选用；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要提供真实交际情景，设置交际障碍，鼓励学生大胆使用交际策略。

此后，也有一些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但数量不多，且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

张舍茹，刘世娟（2007）探讨了交际策略与口语教学相结合的可行性，提倡融交际策略于口语教法中，融交际策略于不同口语教学的情境中，融交际策略于课后录音报告中。但他们的研究更偏向于教学法研究，他们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中的“听真实语料并复述”、“交际策略的教学和培训”、“学生间讨论、交流、辩论”、“看图说话”、“角色扮演”、“作业录音”等内容和方法还不够深入，不能充分体现交际策略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也缺乏系统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张黎（2011）解读了交际策略教学法的概念，在她看来，此方法就是在交际策略辅助与支撑下，对语言教学的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遵照交际策略进行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对学生的交际能力进行培养，帮助其进行正确的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全面推动其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以此为根基，全面系统的介绍了交际策略教学法的总体目标、具体做法。但本人认为，她在交际策略的定义上存在片面性，没有充分考虑到非语言交际策略因素以及环境因素，仅仅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对语言教学进行分析。此外，在具体做法上，过分注重交际策略的表现形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际策略的潜在意识性和系统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给学习者带来学习负担和学习难度。

李静（2018）阐述了交际策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以交际策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为核心，将这些有效措施提了出来：策略意识的树立与强化，以练促学；将交际策略贯穿在日常教学中；积极创建良好的交际环境；结合差异，因材施教。她的研究为交际策略和语言教学的融合提供了思路，但在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上还不够清晰，实践性上还有些欠缺。



(六) 从交际策略应用于泰国汉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对泰汉语教学领域的交际策略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交际策略的理念和思想在多篇论文中有所涉及，但以交际策略为主题的论文仅有寥寥数篇。

一些研究者以学生的交际策略使用情况为对象展开研究，例如：陈敬玺（2012）以泰国高校的中文专业学生为对象，对其“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结构模式与培养方案进行了探讨，从教材编选、课堂教学、测试评估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也指出泰国留学生在掌握汉语文化语用规则、交际策略运用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和不足，认为课堂教学应该在内容和手段上与学习者主体心理状态相吻合，并体现“交际性语言教学”的理念。在具体解决方法方面，文中提到四点建议：听说领先、读写随后；教学中加入更多汉汉语化语用知识和技能成分；将语言学习和管理学习的策略方法融入教学中；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理念。文中对泰国学生交际能力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在解决方法上却较为笼统和抽象，没有提及交际策略与教师和教学的关系，对具体教学实践缺乏有效地指导。李姝漪（2019）从情感策略、学习策略、交际策略、资源策略、跨学科策略 5 个方面对泰国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策略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制作了相应的调查问卷，调查了泰国汉语学习者各种学习策略使用频率及差异，认为使用策略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学习汉语时长和家庭背景等。其对交际策略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通过其调查问卷我们可以看出，其在交际策略的分类上还不够全面，不够细化，也未将翻译、转述、举例、语序重组、利用语义场、借助工具、停顿等策略纳入考察范围。

此外，朱琳（2022）从泰国汉语学习者能愿动词偏误成因的角度上分析了采用交际策略中的回避策略对汉语学习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她认为学习者应当正确使用交际策略以避免语误的产生；杨梓（2020）从汉语声母语音测试的角度对泰国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交际策略使用情况统计，并调查分析了改变交际策略后声母习得情况的变化，进而得出改善学生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能够有效提升声母习得效果。朱琳（2022）、杨梓（2020）的研究结合了泰国汉语教学实践，并采用理论或实证的方法对交际策略的应用进行了探讨，然而对交际策略的理论认识还不够深入，对交际策略的分类还较为模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还有一些研究者以教师的口语能力为对象进行研究。沈伟威（2016）以口语测试的形式对泰国某学校的本土中文教师的口语能力进行了考察，考察内容包括语音、语量和语速、词汇、语法、语篇和交际策略，进而发现这几位泰国本土教师在口语表达时擅于运用交际策略有效地辅助表达，且在交际策略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在其研究中将交际策略总结为六类，即缩减策略、目的语策略、缓冲策略、合作策略、手势语策略和补充拓展策略，并更进一步的进行了细化、解释和举例，相对来说较为全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对于交际策略的研究仍然存在缺乏双向性，以语言测试的形式（即独白形式）难以全面反映教师交际策略在交际中的真实运用情况，也未能与教学进行有效衔接。

也有一些学者从交际策略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方面展开研究。李丽美（2017）探索了认知功能教学法运用于泰国汉语教学工作的相关情况，围绕语言输入、教师角色定位、师生互动形式等方面，



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建议，体现了部分交际策略的原则。但该研究在教学法、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课型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者也承认“认知功能教学法”更适合中高年级的学生。同时，文中提到基于认知功能教学法的师生互动形式应以提问为基本方式，以“纠错”为自我反思，以“支架式教学”为辅助。该形式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方法过于单一，且该观点均可以从交际策略的角度进行诠释，还存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王澜澎（2017）对交际策略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了探讨，并调查了兰实大学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及效果评价，以在汉语教学工作中运用交际策略为核心，展开了可行性、必要性分析。但仅仅从教师的角度来分析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显然是不够的，课堂交际活动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还需要对师生双方的互动、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实施、交际策略与教学法的结合、交际效果及教学效果的评测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三、交际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

结合前人的研究观点我们发现，交际策略可以有效运用到汉语教学中，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尝试，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和启发，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完善、不全面的地方，例如未能在研究中体现交际策略的双向性和选择性，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通过对交际策略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当下学者对于交际策略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二语学习者或汉语教师的单一方向上，师生的互动交际、具体课堂教学、教材编辑、课程设置等方面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交际策略应用研究尚有欠缺，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交际策略的理论及外沿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现有的研究中存在对交际策略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不统一，仅关注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而缺乏对交际策略运用的效果的考察，对交际策略的运用情况的考察局限于二语学习者而未将同样处于交际过程中的母语者的策略能力进行分析。交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出现交际障碍的情况并不能单单从其中一方寻找原因，解决交际障碍也应该从说话者的话语选择和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两个方面寻求对策。

应拓展应用场景，将交际策略从学生或教师的单向表达变为师生交际活动，并充分考虑教学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交际策略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价值。此外，还需将交际策略理论扩展到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编纂、教学材料的编辑、教学方法的选取和优化、教学活动的组织、师生交际障碍的改善、教学效果的评测等方面，并探索通过该理论为泰国汉语教学提供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优化方案，进而针对泰国教育实际和泰国学生的文化、心理特点，创建出泰国现实情况相符合的汉语教学模式。

应结合教学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和反思。理论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实世界，并为实践活动提供指导，因此，理论必须立足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进行效果检验。交际策略理论的构建需要基于语言教与学实践的真实数据和信息，而这些数据和信息来源于语言习得实践过程。只有深入实践，才能发现问题、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才能有充足的实证数据和信息来支持理论的建立和改进。



(二) 交际策略的分类需要进一步细化

当前的交际策略分类并根据使用主体、交际目的差异进行划分。从交际策略的使用主体角度来看，教师群体交际策略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汉语交际话语内容，更是为了提高汉语教学的有效性。而对语言学习者来说，交际策略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克服汉语口语表达过程中的障碍，提升口语表达的流畅性和准确性。因而，交际策略的分类应当考虑到主体的不同，从教师及学生两个角度进行划分。同时，也应当明确教学过程中教材的指导性地位、教师的引导性地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并以此来充分发挥交际策略的具体作用和实践价值。

从交际策略的构成角度来看，结合泰国汉语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交际策略划分为以下两个大的类型：

1. 输出型策略

输出型策略即表达策略，其核心是可理解性输出，其目的是让交际对象（即学生）能更清晰、更准确地理解教师的话语内容，在师生课堂交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输出型策略是当前学界对交际策略研究的主要领域。

2. 输入型策略

输入型策略即理解策略，其以可理解性输入为核心，由内向型和外向型这两种策略共同构成。内向型策略即在师生的第二语言交际过程中，为理解学生的汉语表达而采用的辅助策略。外向型策略是教师在与学生口语交际过程中，在学生口语表达阶段，以不打断学生口语表达为手段而进行的辅助策略，其目的是促进学生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和准确性。

(三) 交际策略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

泰国高校的汉语口语教学属于一项整体性、系统性的工作，它所存在的问题难以仅仅采用某一单一的教学法、某一教材、某一理论来全部解决。交际策略理论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和方案对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升级，虽难以标本兼治，但一定能够有效改善现有困境。

以当下较为流行的交际法为例，其教学侧重于语言功能的实现与发挥，立足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对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进行培养的教学方法体系。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课堂语言交际，而不必舍近求远过分依赖于虚拟语境。在汉语教学中，学习者交际策略的培养和交际能力的提升也应首先立足于课堂语境，若课堂交际活动都存在交际障碍的话，那么虚拟语境更是无从谈起。越是真实的语境越能有效锻炼学生的交际能力，如果教师能够将语言知识的单纯讲授变为一个真实的语言交际活动，教师运用当堂课程的语言知识点与学生进行语言交际，合理运用交际策略去克服与学生存在的交际障碍，在交际双方相互表达和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师生双方不断发现障碍点和克服障碍点，既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综合运用了交际策略，学生对于知识点和交际策略的掌握也会更加巩固，教师在此过程中也会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且提高了交际策略的运用的熟练性和针对性，为之后的教学活动提供了实践经验。学习者的交际策略能力不是教会，而是练会的，因此，应该把交际策略教学的重点放在真实、有效的交际互动上。



交际策略这一理论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并非相互冲突，而是能够相互补充，互相促进，且能够推动具体教学方法的实施，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交际策略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更不是语言教学的全部，它只是交际行为的“润滑剂”，是语言教学的手段，过分强调学生的交际策略能力也是不可取的行为。

结语

不管是对教师还是学生而言，第二语言教学视角下的交际策略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对汉语教师来说，教师能够全面了解，深入认知并精准把握泰国汉语学习者交际策略的运用情况，能够为后续教学工作的组织和开展指明方向，进而从学生的现实特征出发，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将与学生现实情况相符合的教学模式创建出来，并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式，以互动交际为手段，从而提升教学的效果。同时，教师也可以将交际策略的理论知识及教学方法运用到课堂中，在课堂上通过策略性的交际活动进行知识点的讲解，同时也培养并锻炼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并对学习策略及方法进行传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方法教学和技能教学相结合，在反复操练中实现知识的巩固，让学生能够灵活，熟练的运用这些交际策略。

对于泰国汉语学习者而言，此类研究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学习情况，帮助他们增强对交际策略的认识和应用水平，让其对交际能力给予足够的重视，合理、正确地使用交际策略，并对自己的二语交际效果进行反思和改进，培养积极的交际意识和正确的交际理念，进而促进学习效率的提升和学习效果的改善，为汉语学习提供辅助和支持。

综上所述，将交际策略与汉语教学相结合，能够帮助汉语老师推进教学方式的改进，创建出更适合当地学情的汉语课教学模式，同时也能优化师生交际过程，提升师生交际效果，提高汉语教学质量，将课堂真正地“交际化”，进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另一方面也便于泰国汉语学习者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学习策略，对现有的学习方法进行反思和改进，也能促使学生认识到汉语交际的重要性，体验到汉语交际带来的成就感，具备汉语交际的必要技能和策略，培养正确的交际意识，从而促进汉语交际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 陈敬玺. 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论: [博士学位论文].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 戴炜栋, 束定芳. 外语交际中的交际策略研究及理论意义——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之三. [J].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4 (6): 27-31
- 蒋华娟. 交际策略教学对学生英语演讲流利度的影响. [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8, 35 (8) :125-126
- 蒋金霞. 模糊语交际效果的语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青岛: 青岛大学, 2008



焦小静. 语用视角下的泰国初级学生汉语补语习得偏误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D]. 汉中: 陕西理工大学, 2019

孔燕平, 刘海量.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有效模式——综合法教学法.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12): 33-35

李静. 论交际策略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融合.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8 (05): 368+370

李丽美. “认知功能教学法”在泰国汉语名量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7

刘思清. 交际策略探讨. [J]. 现代外语, 1990 (1): 55-57

马婧. 基于教学有效性的二语习得交际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 (刘骏、傅荣主编) .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潘明威.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能力——重构与探究: [博士学位论文].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任重远. 论交际策略对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 [J]. 甘肃广播电视台学报, 2006 (2): 34-38

沈伟威. 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口语能力案例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南宁: 广西大学, 2016

王澜澎. 交际策略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泰国兰实大学汉语教学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D]. 泰国: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2017

王立非. 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策略研究评述.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3): 124-131

杨元元. 论交际策略输入对提高大学英语口语能力的重要性. [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2 (9): 141-142

杨梓. 泰国呵叻府农业职业技术学校汉语语音课声母教学设计: [硕士学位论文]. [D]. 锦州: 渤海大学, 2020

张建理. 交际能力·交际策略·口语教学.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 (3): 19-52

张靖会. 基于口语互动的高级汉语学习者交际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8

张黎. 交际策略教学法研究——以“商务汉语口语交际”课为例.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 (2): 9-15

张舍茹, 刘世娟. 融交际策略于英语口语教学.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 (02) : 54-55

张雅楠. 不同环境下的学者汉语口语交际策略使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朱琳. 泰国汉语学习者能愿动词偏误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2

Bachman, L.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ialystok, E.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econd Language Us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158

Canale, M.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Pedagogy. [C]. In: J. C. Richard, & R. W. Schmidt ,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1983: 2-14

Corder, P. Simple codes and the sourc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itial heuristic hypothesi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77(1): 1-10



-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162
- Faereh, C. & Kasper, G. Plans and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 In: C. Faerch & G. Kasper, eds.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England: Longman, 1983:36
-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IRAL, 1972, 10: 209-231
- Tarone, E. A closer look at some inter-language terminology: a framework for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 In: C. Faerch & G. Kasper, eds.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England: Longman, 1983: 4-14. 原文最先刊于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1976(9): 76-90
- Váradi, T. Strategies of target language learner communication: Message adjustmen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18: 59-71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WANG LANPE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Chinese Teaching)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689/585 Supalai Veranda Ratchavipha-Prachachuen. Prachachuen Rd, Bang Sue, Bangkok 10800, THAILAND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TIAN CHUNLAI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P. 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Historical grammar of Chinese - Diachronic semantics of Chinese - The grammar of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O.100 Daxue RD, Nanning, Guangxi, P. R. China	